



【刊前絮语】

搬迁与坚守

□徐静

如果没有注解,你很难想到,本版刊发的这张在空旷之地搬运箱子、木板的老照片,记录的是1958年10月山东大学由青岛迁来济南的历史。作为山大校史馆珍藏着的关于这次迁校唯一的影像资料,它弥足珍贵。

把一所大学从一座城市迁到另一座城市,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,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,是不可思议的,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迁校的并非只有山大,如交通大学亦从上海搬到了西安。把一所大学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有多难,不亲身经历,是难以想象的。今年秋天,山大青岛校区即将迎来第一批新生,一些学院也将整体从济南搬迁至青岛,今昔对比,会生出许多感慨。本期人文齐鲁采访了两位经历过迁校的老山大人,87岁的赵洪太先生,81岁的郭同文先生,听他们讲述山大一个月之内火速搬迁的前前后后,258个火车车皮的搬运物资,很多是山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肩扛人抬,甚至还有老教授参与其中,这场景想来必是很壮观很感人,甚至是悲壮的。

如果说这个版讲述的是搬迁,是离开与变化,那人文齐鲁第二个版的“乡村记忆”栏目,讲述的则是坚守,是传承。漫步招远徐家村,犹如进入一座“石头迷宫”。明清时期的古民居,上百年的徐家祠堂与古柿子树,见证了古村的兴建;百年老字号“龙口粉丝”创始人徐登庸家族的故居,见证了古村的繁华。有数据显示,山东目前尚存2000多个传统村落,但其消亡的速度也很快。在乡村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,乡村与乡愁文化面临流失已是不争。当下,山东实施的乡村记忆工程,在提醒我们如何保存乡村记忆,如何让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。人文齐鲁也希望向读者介绍更多底蕴深厚、街巷肌理保存完好的古村落。周庄有陈逸飞画过的方圆双桥,乌镇有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,齐鲁大地上的古村,也默默守候着浓厚的文化积淀,等待真正懂它的人……

□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□设计:壹纸工作室
□本版编辑:徐静
□美编:牛长婧
□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

仅用一个月 山大1958年由青岛迁至济南

□张九龙

坐火车抱着仪器来济 ——我所亲历的山大搬家

□郭同文口述 张云明整理

在山东大学校史馆,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,依稀可见近处十几个年轻人正搬运箱子、木板,远处几座高炉的烟囱还冒着烟雾。这张照片反映的是1958年10月,山东大学由青岛迁济南,师生搬运迁校物资的场景,这也是目前山东大学校史馆珍藏着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唯一影像资料。

1958年秋,省委研究决定,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,同时山东农学院由济南迁往泰安。9月18日,应省委电令,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滨黄到济,省教育厅负责人向他传达了省委决定,并研究了迁校细节。21日,张滨黄返回青岛向校方汇报,23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,最终敲定了迁校事宜。

其实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山大内部就多次提出学校迁济的动议,但由于种种原因,未取得实际进展。到1958年,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,在“总路线”、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的浪潮下,大学也要大发展,响应中央号召,发扬大干苦干精神,为成功迁校提供了契机。1958年9月28日,中文、历史系学生600余人率先到济南接管校舍和高炉设备,开展大炼钢铁,拉开了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的序幕。

如今87岁的赵洪太先生,回忆起当年亲历的搬迁情景,仍历历在目。他1950年8月考入当时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修科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山大首批俄语专业学生,学制三年,授本科学历。1953年7月毕业后,赵洪太留系任教,直到退休,

1957年,我从当时还在青岛的山大毕业,留校当了老师,经历了当时山大从青岛搬迁到济南的过程。

1958年9月23日,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,传达搬迁通知,当时我参加了。会上宣读了山大搬迁的决定,列举了搬迁的优点:首先,综合性大学应该在省府,山东只有山大一所综合性大学,便于省委领导;其次,学校在济南便于发展;此外,在济南还便于与兄弟院校联系,因为大部分院校都在济南,便于相互学习。

搬迁的主要运力就是火车。用货运火车装载大型设备仪器,一共用了258个车皮。一些比较小的或天平之类的精密仪器,都是学生坐火车抱着搬到济南的。

他亲身经历了那段难忘的迁校岁月。

“一声令下,全校立刻行动起来,没有半点迟疑。”这次迁校的效率之高、速度之快,前所未有。人好走,可物品的搬迁并非易事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想找到打包用的绳子都很困难。作为外文系搬迁的骨干力量,赵洪太跑了好多地方才搞到搬运行用的材料。山大迁校那段日子,青岛几乎全城的绳子、席子、箱子、地排车都贡献了出来。

由于时间很紧,无法按照正常的搬迁程序对物品进行分类处理,只能随满随装,在外包装上写上院系名,场面很热闹。书架上的图书也像包粽子似的直接从外面裹上席子捆绳运走,五格实木书架加上满满的图书,四个青年劳动力都很难拖动。其他的科研仪器、标本,更是内容庞杂。当时运输车辆很少,四里多地全靠肩扛人抬。

10月3日,迁济人员和物资陆续登上由青岛火车站发出开往济南的迁校专列。那时火车也几乎没有正点的概念,迁校专列多为临时抽调,因此,师生们只能按院系的顺序随时在车站等候出发。10月3日晚上九点多,作为外文系最后一批迁校的师生,赵洪太登上了西去的火车,经过一夜颠簸,次日清晨六点,终于抵达目的地:济南黄台车站。

从黄台车站到当时的校址,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,又是足足四里路,所有的行李、物资还是得靠师生自己一件件搬过去。于是,那些日子省城出现了一个奇景:从黄台车站到山

济南黄台车站距离农学院有4里路。当时条件很差,虽然有汽车,但大多是靠学生和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人工搬运,小的仪器一个人搬一个,大仪器就几个人抬。

1958年底刚去的时候正值全民大炼钢铁,黑白两班倒,学校有几个月没上课。后来我们就轮流上课,没有固定教室。山东农学院的地方不是很大,为了解决地方不够用的问题,省里也很积极地给山大选校址,最后确定了济南东郊利农庄,这地方本来要建山东农业展览馆,现在批给了山大,一共是1080亩地。1959年成立建校委员会。很快国家就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,学校也遇到了经济困难,开始时基建经费一年400万,以后经费只有100多万了,

大洪家楼,靠近铁路的地方,四里多地摆满了山大的行李,而且随着一趟趟专列的到来越堆越多。沿途附近都是农村,荒无人烟,到了晚上连路灯也没有,若是真赶上阴天降雨,遮雨的东西都没处找,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山大按时完成了迁校任务。据《山东大学百年史》一书记载,这次迁校,物资累计运送258个车皮,到10月24日,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到达济南,搬迁任务胜利完成。

10月6日下午,外文系的物资基本安顿好后,赵洪太发现自己的个人行李没有随车抵达,于是人生地不熟的他借了辆自行车顺着铁路的方向,摸索到了火车站,几经周折,终于取回了自己的铺盖和衣物。随后,他蹬着自行车到馆驿街一家包子铺买了几个包子。可只尝了一口,就发现这包子太咸了,赶紧用水泡了泡才全部吃完。济南和青岛饮食习惯上差异不小,对于习惯了青岛清淡口味的山大师生来说,济南的伙食还真得适应适应。

当时,山大师生比山东农学院多不少,进驻之后住宿成了大问题。每间宿舍都塞满了还是不够,没办法,学校又辟出图书馆,许多人只能在图书馆的大厅和阅览室里打地铺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0年位于利农庄的山大新校投入使用才得到根本缓解。

由于这次搬迁太过仓促,山大留下来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,成为山大校史上很大的遗憾。如今,只有凭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和当事人的叙述,回首那段激情岁月,依然让人感慨不已。

学校建设进度也慢了下来。建了文史楼等几座楼,但也可以用了,我们就在那儿上课。

从青岛搬到济南的确耽误了上课,折腾了一段时间,不过山大到了济南,和省里领导的关系比较近,比较方便。成仿吾是省政协副主席、省文联主席,萧涤非是省文联副主席,高兰是省作协副主席,冯沅君是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,这些人能够在省里发挥作用。山东出版社编辑也纷纷到山大约稿。

有些人在回忆中把搬迁以前说得很好,搬迁以后说得很差。我觉得这都是客观因素,人的因素很重要,成仿吾在山大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,扭转了局面,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。